■家庭相册

五星红旗下的告白

□马庆民 文/图

这个国庆节，爱人准许我到他所在的部队探亲，随着日子一天天的临近，十年前那个甜蜜而难忘的一幕，不断地浮现眼前，内心也泛起层层涟漪，甚至有些兴奋得夜不能寐。

十年前的国庆节，第一次受约去部队看他时，虽已经谈了五年恋爱，可在一起的时间都凑不够五个月。那时，他接打电话极其不方便，所以我们只能鸿雁传书，将无限柔情、切切思念，都深情地写进文字里芬芳馥郁，渲染着那些美好的岁月。

他的部队在荒凉的戈壁滩上，从火车站到驻地要坐上四五个小时的车。那一次探亲，他并未亲自来车站接我，来的是一个和我年龄不相上下的小战士，初次见面，一声“嫂子”，让表面波澜不惊的我，内心早已刮起了“龙卷风”。

虽然和他在一起也有几年的时间了，但他从来没有主动表白过，更别提谈婚论嫁了。这突如其来的一声“嫂子”让我觉得名不副实，心里更是有些酸涩。

吉普车行驶在坑洼不平的石头路上，房屋越来越少、树越来越少、人影越来越少……只能用偏僻和荒凉来形容。

弯弯转转，一路颠簸，吉普车在扬起的黄土尘烟中驶进营区大门，直接开到了训练场。“嫂子，你先在这等一下，明哥任务结束后就会马上来这里，你们就可以见面啦。”我刚跳下车，还未来得及继续追问，小战士便踩大油门，一溜烟地不见了，只留下我一个人在空旷的训练场。

我站着的位置，正对面是训练场的主席台，几层楼高的墙壁上，用油漆刷出了一面巨大的五星红旗作为背景，那鲜艳夺目的红，让人感到庄严肃穆，又热血澎湃。

国庆节不应该放假吗，怎么又执行紧急任务呢？我一头雾水，心里琢磨着。突然，一阵脚步声急促而整齐地响起。不禁抬头望去，只见几十个士兵并排朝我跑过来，他们手里牵着一条红毯，缓缓地铺开，一条红艳艳的路正朝我的方向延伸开来，路的那一头，正是站在五星红旗下的明！

他一步步朝我走来，一身笔挺的军装，别样帅气。朝思暮想的人离我越来越近，可在这么多官兵面前，我害羞得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不会是求婚吧？”我怦怦乱跳的心快要无法控制，脸颊更是瞬间通红……

“快，明哥，快说啊！”年轻的战士们一边起哄，一边扬着手中的花瓣和彩色纸。

明走到我面前，缓缓地从身后拿出准备好的花束，眼睛里闪着明亮的光，嘴角噙着浅浅的微笑。“庆民，有句话想和你说。”他盯着我的眼睛，一字一句认真地说着，“余生，我愿意像守护五星红旗那样守护你！嫁给我，好吗？”

如今，十年过去了，我已是一名名副其实的光荣军嫂，也是一位能独立撑起小家的母亲。他守着大家，我守着小家，军功章里有他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这就是我们的浪漫爱情、幸福生活。

每到国庆节，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面五星红旗，想起那面五星红旗下的告白，那已然成为我生命中最美丽的风景，最动听的誓言！

位卑未敢忘忧国

□赵闻迪

我的书架上有一本泛黄的旧书《高山下的花环》，是我的入党介绍人王师傅送给我的。王师傅曾在山东炮兵某团当过四年兵，当时，士兵中掀起阅读这本书的热潮。王师傅从每月七元的津贴中省下钱买了这本书，训练之余认真研读，书页都被他翻得卷了边。

《高山下的花环》朴实无华、打动人心：高干子弟赵蒙生为了调回父母身边，“走后门”不成的情况下，采取“曲线救国”策略，下放到驻扎在大山深处的某步兵团三营九连任指导员，本打算呆半年就调走，不想对越自卫反击战爆发，九连开赴前线作战，已拿到调令的赵蒙生在复杂纠结的心情中跟随战友一起踏上征程，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在血与火的洗礼下，思想得到升华，成长为一名合格的军人。

在我看来，赵蒙生由纨绔子弟成长为坚强战士的曲折经历固然动人，却远不及梁三喜、靳开来、金小柱、梁大娘这些小人物更打动心灵，因为，在他们身上，更能展现出“位卑未敢忘忧国”的崇高品德。

九连连长梁三喜，是从沂蒙老区“顶着满头高粱花”入伍的，在他身上，既有老区人民的淳朴、憨厚、善良，又有中国军人的坚定、无畏、刚强。他带兵严格、严于律己、待人宽厚、身先士卒，受到全连战士的爱戴。上战场前，他写信叮嘱家人：“一旦我牺牲……望你们按政府的条文规定，享受烈士遗属的待遇即可，切切不能向组织提出半点额外的要求！我们的国家也不富，我们应该多想想国家的难处……”像梁三喜这样的战士还有很多，他们为了祖国夙兴夜寐、枕戈待旦、流血牺牲，却不向国家额外索取一分一毫。

九连副连长靳开来，生性豪爽、口快心直，军事素质过硬，带兵纪律严明，因为爱揭短、爱打抱不平、爱发牢骚不被上级领导喜欢，受到许多不公正对待。上战场前，上级任命他为副连长，他嘴上说着“给了我个首先送死的官衔”，作战中却英勇顽强，第一个炸碉堡、第一个蹚地雷、第一个穿越封锁线……他牺牲后，他的妻子和四岁的儿子用手帕包好烈士的遗物——一张全家福和一枚军功章，默默无言地离开了连队，自始至终都未提出任何要求。

司号员金小柱，是连队里年龄最小的士兵，说话还带着尖嫩的童音，放到现在，这个年龄是在教室里学习、在父母身边撒娇的年龄，可他已经担负起保家卫国的责任了。在九连顶着高温酷热在高山密林里快速穿插途中，小金帮助炮排的战友背负炮弹，体力耗尽，一头栽倒在异国他乡的红土地上，再也没能起来，牺牲时还不满十七岁……

梁三喜的母亲梁大娘，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就为国家做出过贡献，是一位宽厚慈祥、深明大义的老母亲。梁三喜牺牲后，她卖掉家里的猪还账也绝不开口向国家多要一分钱；她和儿媳妇玉秀抱着刚满三个月的小孙女，下了火车后风餐露宿步行四天四夜走到连队驻地也不给组织添一点麻烦；连队领导再三追问她：“家里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她坚决摇头：“没啥困难。”赵蒙生汇给她的一千二百元钱，她如数寄回：“现在日子好过了，庄户人有盼头了，这钱，你用在那些家庭困难的战士身上，让他们能够安心保国，大娘觉得更值得。”

这些小人物，出身贫苦、平凡如尘，但当祖国需要他们时，他们一个个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以身许国。今天，我们身边仍有许许多多这样的小人物，就拿这次疫情来说吧，无数医生、护士、警察、社区工作者、下沉干部战斗在抗疫一线，守护着我们的健康安全，保障着社会有序运转。平日里，他们默默无闻，一旦国家需要，他们毫不犹豫挺身而出、全力投入。这就是家国情怀，这就是“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最好体现，这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之所在。

■图片故事

邢木匠

□张大锁 文/图

邢木匠是我这辈子遇见的最神奇的一个人。记得那是2010年深秋，老妈家的四合院要装修，请来了一个巧手木匠。此人身量儿不高，皮肤黝黑，精气神十足，登高上梯那叫一个利索，看年纪也就60来岁。我和他一攀谈，好家伙，令我大跌眼镜，人家已然寿高七十有五。

老人说，他姓邢，家在河北的固安县，祖祖辈辈凭手艺吃饭。老婆子打年轻那会儿就没工作，家庭妇女一个。如今一双儿女都已成家立业。

“孩子都大了，您也该享享清福了，还这么操劳？”老人一笑：“我呀，天生就是个劳碌命，从10多岁开始学徒到现在几乎一天没闲着过。虽然孩子大了，但我也不想给孩子增添负担，每天出来抓挠俩钱儿，回去往柜上一交，瞅着老婆子眉开眼笑的样子，心里特别舒坦。”“看您这身体，可真够棒的，猛一看，我还以为您六十出头呢。”“哈哈，不瞒你说，我长这么大，从没生过大病，偶尔有个头疼脑热的也不用吃啥药，扛个三两天一准儿过去。这人呢还是得多活动。你们城里的年轻人爱去健身房，老头老太太喜欢跳舞健身，我们农村人不好喜那个。我呢就拿干活儿当锻炼了。”

说着，老人开始装合页，只见他左手将合页按在门框上，右手麻利地将耳朵上的铅笔取下，标出钉子的位置。“您干活儿可真细致！”我不禁赞叹。“干木匠活儿可马虎不得，要保证安得门严丝合缝，开关自如，钉子位置必须准确，错一点都不灵。”

装完合页，老人从身边的工具箱里取出一个“鲁班锁”递给我，“这是我春节期间在家闲着没事儿顺手做的，拿给孩子玩吧。”老人的“鲁班锁”有拳头大小，用红木制成，刷着亮亮的明油，精致得赛过店铺里卖的各种拼插玩具，捧在手中令人爱不释手。

老人指着“鲁班锁”说：“这东西不赖，小孩子玩儿可以开发智力，老年人玩儿能够预防痴呆，我们这些制作的人啊用它消愁解闷儿。”停了一下，他接着说：“你们读书人有句话，活到老，学到老。我这辈子呢，是活到老，干到老。一天不摸索点活儿做，全身不得劲，吃饭都没味儿。”

我点点头，暗暗赞道，邢木匠，可真行！“活到老，干到老”这话虽朴实，但却道出了生命的意义。想当年，秦始皇为了寻找长生不老药，又是请术士炼丹，又是出海寻仙，到头来却成为49岁便撒手人寰的短命鬼。他哪里知道，对于人来说，劳动才是世界上最好的不老药。

转眼间10年过去了，屈指算来邢木匠今年已经85岁高龄。凭着他那股子活到老干到老的精气神，我想，此时此刻的他一定是在哪个不起眼儿的小院，开心地忙着他的木匠活儿呢。